

火灾与战乱，博物馆的两大杀手

■本报记者 陆益峰

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已有关于博物馆的记述。2000多年以来，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已成为人类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这些典藏自然和人类文化遗产实物、并向公众传播知识的场所，也不得不面临天灾人祸的威胁。

9月2日，位于里约的巴西国家博物馆发生大火，馆内2000多万件珍贵藏品中的大部分付之一炬，损失不可估量。其实，这并非巴西博物馆第一次发生火灾，就在三年前，位于巴西圣保罗的葡萄牙语博物馆失火，整座博物馆严重损毁。如果说火灾还是能够预防的话，那么位于中东战乱地区的诸多博物馆，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中有的被劫掠一空，有的甚至被极端组织整体毁灭，对人类文明造成巨大损失。

火灾背后往往有人为因素

巴西国家博物馆的悲剧，其实在2015年时就有一次预演。据《圣保罗报》英文版报道，2015年12月21日，位于圣保罗市中心的葡萄牙语博物馆发生严重火灾，馆内藏品大多被烧毁。大火是从博物馆的一楼燃起，并迅速蔓延至二楼和楼顶，一名常驻博物馆的消防员在试图控制火势时不幸丧生。

葡萄牙语博物馆是圣保罗市著名景点之一，于2006年3月20日开业，但其所在建筑有100多年历史。在运营的前三年，有160万人参观了该博物馆。在被焚毁前，它是巴西乃至南美洲参观人数最多的博物馆之一，主旨是传播葡萄牙语文化。葡语博物馆失火的原因居然是工人更换灯泡时不当操作所致，该博物馆负责人米尔逊说，“一次简单的更换灯泡操作，没有进行适当的准备，导致了此次灾难。”而圣保罗警方调查后还发现，该博物馆虽然安装有健全的防火设施，但没有取得消防安全证书和市政府的运营许可证。葡萄牙语博物馆的外部整修基本完成，但还需对内部进行装修，预计2019年下半年重新对游客开放。

2016年4月26日，位于新德里的印度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发生严重火灾，博物馆的整栋建筑被彻底焚毁，馆内珍稀的动植物展品化为乌有，一副距今1.6亿年的恐龙化石在火灾中损坏。据《印度斯坦时报》报道，新德里消防部门负责人表示，起火地点位于博物馆的顶部，由于当时馆内部分区域在装修，因而消防设施没有启动，最终酿成悲剧。“如果消防系统正常运转的话，火势本可及时控制，”该负责人称。

印度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于1978年建成，是印度最著名的博物馆之一，馆内有来自全球各地的动植物标本、矿产等展品，往年都会吸引大量学生前来参观学习。据报道，早在2012年，印度政府相关部门就发布报告称，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安全状况不容乐观，并建议将馆藏展品转移至配有更先进防火与保护设施的展馆内。但是，这一举措还是未能阻止悲剧的发生。此外，在1997年7月22日，位于巴黎的夏约宫突然发生火灾，宫内的部分文物遭到破坏。夏约宫建于19世纪，其地下是法国电影博物馆，地上是法国古建筑博物馆。

由于众多博物馆位于古建筑内，有些甚至是木结构的建筑，本身防火条件就比较差；博物馆经常会举办各种展览，需要铺设电缆电线等，容易短路引发火灾；再加上一些人为操作失误，或者经费不足导致消防设施失灵等因素，因此世界上博物馆失火事件屡有发生。

面对火灾这一严重威胁，一些知名博物馆采取了完善的措施加以应对。法国著名的卢浮宫在1984年经过改建后，其消防能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在卢浮宫内部设有两个消防监控室，巴黎消防总队会派人进行24小时监控；馆内共安装3500个烟感探测器、3500个水喷淋探头和一定数量的移动式灭火器；设置15个防火分区，墙壁上

尽量涂抹防火涂料；地下设有水泵房和一个蓄水240吨的水池等。当发生火灾时，这些消防措施能迅速启动灭火，尽可能减少火灾损失。

战乱造成的损失难以挽回

除火灾之外，博物馆面临的另一大杀手就是战乱。中东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四大文明古国中的古埃及和古巴比伦都位于这一区域，留下了无数瑰宝。然而，自2011年中东局势动荡以来，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的文明古迹和大量博物馆惨遭毁灭，一些博物馆中的文物被民众哄抢，更多的则被极端组织成批摧毁，造成了世界博物馆史上少有的悲剧。

2013年8月12日，埃及著名的马拉美国家博物馆被暴乱分子洗劫一空，1089件馆藏文物中有多达1040件被掠去，埃及棺槨、雕像等搬不走的遭原地破坏。随

后，该博物馆又遭到人为纵火，馆内所剩文物再遭蒙难，一名25岁的职工为保护文物被枪杀。

劫掠当晚，埃及考古学家妮妮卡·汉娜冒着生命危险挽救了约40件文物，其中包括五座古埃及时期的石棺、两具木乃伊等。汉娜表示，在所有失窃的文物中，最珍贵的是阿肯那顿法老女儿的雕像，这座雕像已有3500多年的历史。

马拉美国家博物馆的遭遇正是埃及政局动荡的缩影。2011年1月，埃及爆发了反对前总统穆巴拉克的示威游行并爆发动乱，执政长达30年的穆巴拉克于当年2月黯然下台。此后，埃及局势并未趋于平静。2012年，穆斯林兄弟会的穆尔西通过选举当选为埃及总统。2013年7月，埃及军方突然发动政变，解除了穆尔西的总统职务，而支持穆尔西的民众在开罗广场集会，最终遭到清场。马拉美国家

博物馆被劫正是发生于这一大背景之下。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当年被洗劫的埃及博物馆岂止马拉美国家博物馆一家。著名的开罗博物馆内有50多件珍贵的文物被盗，70多件被损坏，而其他不知名博物馆被劫情况就更加严重。

如果说被抢的文物，未来还可能回归博物馆的一天，那么被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砸碎或者炸掉的文物，那就是永远地消失了。

中东局势动荡后，“伊斯兰国”趁势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两国战乱地区崛起，不仅造成当地生灵涂炭，还给这两国的文明古迹带来毁灭性打击，一些闻名于世的博物馆惨遭毒手。2014年6月，“伊斯兰国”占领伊拉克北部重镇摩苏尔，对摩苏尔博物馆进行大规模破坏。当时该组织发布的一段视频，展示了武装人员用大锤和电钻破坏馆藏文物的画面，其手

段让人触目惊心，国际博物馆协会对“伊斯兰国”破坏文物的行径给予了强烈谴责。

等到2017年3月伊拉克政府军解放摩苏尔后，摩苏尔博物馆内的惨烈景象再次让世人震惊，大量珍贵的藏品早已被劫掠一空，一些不方便运输的则被彻底摧毁，留下了断壁残垣。摩苏尔是伊拉克的历史文化名城，其前身是亚述帝国古都尼尼微。如今，只有满城的废墟，诉说着这座城市曾经的辉煌和悲怆的现实。

此外，惨遭“伊斯兰国”毒手的还有叙利亚的巴尔米拉国家博物馆，2016年3月被该组织的极端分子破坏。被“伊斯兰国”毁灭的不知名的博物馆，以及古城、古迹等，更是不计其数，中东持续数年的这场战乱制造了人类文明史上巨大的灾难。



2015年12月21日，巴西圣保罗的葡萄牙语博物馆起火。孰料巴西方面未能吸取教训，三年后里约国家博物馆又被付之一炬。视觉中国

文物回乡路 漫漫无归期

■本报见习记者 吴 妹

大英博物馆于上月向伊拉克驻英大使归还了八件文物。不过，大英博物馆并非每次都这么豪爽，也不是每一件流落他乡的文物都有这份幸运。今天，大量文物在异乡颠沛流离，它们在向世界展现人类古老文明的同时，也如同一道伤疤，揭开了近代以来扭曲而残酷的侵略战争史。

8000余件伊拉克战争期间遭窃的文物销声匿迹

据《纽约时报》8月10日报道，大英博物馆向伊拉克归还的八件文物，包括印有楔形文字的陶制锥体、残损的石膏礼器、动物形状的大理石护身符、石英印章等，它们有着2000至5000年不等的历史。这批文物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遭到劫掠，辗转来到英国，伦敦警方从文物贩子手中没收后，托付给大英博物馆保存。如今它们将重回故土，在伊拉克巴格达的国家博物馆中展出。

今年5月，3800件流落在美国的伊拉克文物也终于“回家”。据美国Vox新闻网报道，2017年7月，美国司法部以走私罪对美国著名工艺美术零售商必来(Hobby Lobby)提起民事诉讼并罚款300万美元；时隔近一

年，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宣布，好必来终于在5月向伊拉克驻美使馆归还近4000件非法所得。这些在2010-2011年期间购得的珍贵文物，一直存放在该公司资助的华盛顿圣经博物馆。

这些文物颠沛流离的苦难身世都可以追溯到2003年爆发的伊拉克战争。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2003年4月10日至12日，在美国军队进军巴格达、博物馆工作人员短暂撤离的36小时内，巴格达国家博物馆遭到了空前的洗劫；有着5000年历史的乌尔花瓶不见了，世界上最古老的乐器乌尔琴遭到了破坏……一项统计说，这次失窃的损失至少达100亿美元，被盗物品超过15000件。现如今还有8000余件文物销声匿迹，它们可能藏匿在美国和欧洲的私人收藏者的保险库中，只有7000余件文物得以“重见天日”。

纳粹掠夺艺术品的回归之路也并不顺利。近年来，德、法、瑞士多家博物馆加快了“物归原主”的脚步。据美联社今年5月报道，柏林国家博物馆在他们的藏品中发现了纳粹从犹太报纸出版商鲁道夫·莫斯家族手中夺来的九件艺术品，博物馆准备买下三件，并将其余展品归还给莫斯的继承人。不过这些只是莫斯家族被盗的1000多件艺术品中很小一部分。今年2月，巴黎卢浮宫也专门开放了两个画廊，用于展示被纳粹劫掠的犹太

人艺术藏品，以便其合法所有者能够前来认领。

“长期借展”仍是殖民主义心态写照

殖民时期被掠夺文物的回家之路更是艰辛。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11月在布鲁塞尔发表的演讲似乎点燃了非洲国家的希望之光。“我看到非洲文化的宝藏在这喀尔(塞内加尔首都)、拉各斯(尼日利亚旧都)、科托努(贝宁最大城市)展出，而不是仅仅在巴黎。”今年3月，马克龙在巴黎爱丽舍宫接见了贝宁总统，同期宣布任命两位专家，调研法国博物馆中非洲文化遗产返还的可能性，并于今年11月提交计划和报告。但媒体纷纷质疑：欧洲其他国家会效仿法国吗？

对于马克龙的提议，英国方面显然不屑一顾。英国《泰晤士报》4月报道称，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V&A)馆长特里斯特拉姆·亨特回应了法国总统的倡议：马克龙无须采用深怀“负罪感”的方式送回古代艺术品，拥有“世界性的收藏品”是大有裨益的。亨特所谓的“好处”昭之若揭，今年是英国侵略埃塞俄比亚150周年，V&A博物馆以此为噱头在4月4日至9月16日期间举办名为“马格达格 1868”的展览，展出的正是颇具争议的战利品，其中一张黑白照片最令人

痛心，照片上年仅7岁的流亡王子神情忧伤，他的父母均死于这场战役。而面对埃塞俄比亚政府自2008年提出的归还要求，亨特回应称，可以用“长期借展”而非“归还”的方式让文物重返故乡。

无独有偶，贝宁浮雕的返还问题也一直困扰着欧洲各国博物馆界。1897年，英军推翻了前尼日利亚王国(今位于尼日利亚南部)，奥巴国王皇宫中4000件黄铜浮雕被洗劫一空，而这些浮雕的盛产地即位于西部的贝宁城。作为最大的赢家，大英博物馆目前藏有700余件贝宁文物，其余散落在德国、奥地利、瑞典等博物馆中。面对尼日利亚政府和贝宁王室法院连年的追讨，就在今年4月，由欧洲九个博物馆和尼日利亚方面组成的“贝宁对话小组”借鉴了V&R博物馆的“鬼主意”，建议让遍布欧洲的贝宁艺术品以“长期借展”的方式“回家”。

实际上，“世界性的博物馆”一直是许多博物馆用来保留掠夺文物的托词，现如今又加上“长期借展”这一手段，依旧是殖民主义心态的延续。一位汉堡大学世界历史学教授在接受艺术新闻网(artnet news)的采访时评价道：“他们觉得自己是人类的监护人，他们保护来自世界各地的物品。这是殖民主义使命的回声。”



《国家》9月24日

亚马逊雨林不再固碳

“这里的冲突，对于我们来说是战争。”自从席尔瓦建立“森林护卫者”这一组织以来，他们组织中有100多人被害，收到的死亡恐吓更是不计其数。巴西成为世界上土地保卫者死亡最多的国家。然而，这并不能阻止亚马逊雨林的破坏。《科学》杂志在去年10月公布的气候研究结果显示：亚马逊流域的热带雨林被伐木、焚烧和农业生产所破坏，以至于它们释放的二氧化碳比它们吸收的还多。



《时代》9月17日

佩洛西的坚持

南希·佩洛西，这位78岁的美国首位众议院民主党女议长，在面对诸如“她太老”“她有癌”等众多批评时已非常淡定了。她可以在大冬天毫无顾忌地吃着冰淇淋作为早餐，并接受《时代》杂志的专访。作为这一代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佩洛西推动了过去十年民主党的发展：从医疗保险到拯救美国经济危机等。在她看来，一个强大的女人应该被她所做的事情所定义，而不是别人的看法和感受所左右。



《纽约客》9月17日

父母的“仰望”

当孩子返回学校，父母难免会感到一阵失落空落。对于本期封面画家克里斯·威尔是这样，他写道：“从我二年级的女儿抱上自行车座送她上学算起，只有五年，但现在我已经几乎不能亲到她的额头了。”虽然这样显得有些愁感，但这就是真实的父母。“返校”是威尔从2012年起经常描写的主题。就在那年年底，在康涅狄格州新城，一男子在小学校门口开枪射杀了20个孩子和6位大人。威尔由此描绘了一幅阴郁、无言的返校画面，作为2013年新年的首期封面。

行走世界

■徐静波

在长崎不仅可以时时邂逅中国，西洋的风情也十分浓郁。在我下榻的充满了葡萄牙气息的Monterey酒店附近，沿着坡道走上三十七级台阶，就是巍然耸立的大浦天主堂。在市内的山岗上，新辟一个格拉瓦花园，满眼都是19世纪时的西式洋房。不过在这之前的17世纪上半叶，就已经出现了荷兰人的集聚区出岛，比“唐人屋敷”还要早半个多世纪。

事实上，在中国人大举登陆前，葡萄牙人的船只就已经在1550年驶进了长崎北面的平户港(后来曾是郑成功之父郑芝龙的发家之地，现属长崎县)，长崎港在1570年开埠，翌年葡萄牙人的船就开进来了。以后耶稣会以此为基地，向日本各地传播基督教，引起了幕府的不满，开始打压西方势力。德川家康上台后，觉得基督教思想会对新生的江户幕府构成威胁，于是对其全力镇压，处死了大批基督徒，并于1636年在西部的沿海

地带填海建造了“出岛”，将葡萄牙人局限在里面，仅有一座小桥与市区相连。不过第二年发生了教徒起义的所谓“岛原之乱”，幕府当局就索性把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全都逐出境外，而具有新教背景的荷兰人则被允许将平户的商馆迁到出岛，与后来的“唐人屋敷”一样，这里成了荷兰人与日本人做贸易的大本营。不过它的面积要比“唐人屋敷”小得多，仅有13000平方米。官府在联络桥边设立了检查站，未经允许，日本人不可入内，荷兰人也不可随便外出。1720年，幕府解除了对宗教书籍之外的洋书的禁令，再加上荷兰传教士的馆长每年一次(后改为五年一次)要去晋见在江户的德川将军，与日本人接触的机会使得西洋的新知识逐渐扩散到了日本知识阶层，尤其是医学和地理航海知识，造就了一批通晓荷

兰语的人，于是在日本诞生了一门学习研究西洋新知识的学问，曰“兰学”。随着日后英国的崛起和荷兰的衰败，出岛上荷兰商馆的作用也日益下降，到了近代日本对外打开国门后，荷兰商馆遭到了废除，此地改成了领事馆。19世纪末，日本大举进行港口建设，继续填海造地，最后连出岛本身也消失了。一直到1950年代日本经济开始起飞之后，才开始回过头来重建历史的遗迹，终于在2005年完成第二期的修复工程，复原了六栋房屋，2017年11月举行了盛大的竣工开放仪式，连荷兰公主也特意赶来参加。

参观需购票入内，成人510日元。令人意外的事，街巷和建筑几乎毫无西洋的感觉，外观都是江户时代的两层木结构房屋，屋内的陈设是西洋的桌椅，地面仍是榻榻米，不知原貌是否如此。倒是厨

房有些别致，除了水缸木桶之外，还有一些西洋的炊具。文书的房间，也有大书桌，而这些都是江户日本所没有的。自2017年11月开始，这里正在进行一个名曰“青花瓷的蔷薇”的展览，展出的是18-19世纪的荷兰和英国模仿东方艺术制作的白底青花瓷的各色瓷器，典雅美丽。

距离出岛不远，长崎市内有一处山岗，我们坐着汽车沿有些陡峭的坡道上山，这里就是长崎的一个新的观光点“格拉瓦花园”。格拉瓦是一名英国冒险家，1859年21岁的他只身从上海来到长崎，后来娶了一名日本女子为妻，出于商人的敏锐和精明，他在大浦设立了格拉瓦商会，从事海产品贸易，不久倒幕运动兴起，他暗中支持力图推翻幕府的长州藩和萨摩藩，从海外走私武器卖给他们，倒幕派执掌政权后，他几乎成了一个

英雄，趁机投资煤矿和船厂，赚了不少钱，成了一个声名显赫的成功人士。格拉瓦所建造的住宅，也成了当地首屈一指的豪宅。后来长崎当局就把他的宅邸和其他几处洋房一起移建到山岗上，开辟了一个硕大的花园，供人游览观赏，据说夜晚还有迷离的灯光，如梦似幻。格拉瓦的旧居，是一幢颇为宏大的平屋，高大的落地玻璃窗内，阳光明亮，与出岛的房屋格格迥异。我们到的那天，恰好是风和日丽的早晨，可在靠海的一端俯瞰狭窄海湾两端的长崎街景，实在令人赏心悦目。

让我有些激动的是，一幢木结构的洋房前，竖着一块石碑，上面写着“西洋料理发祥之碑”。我一直留意日本的饮食文化，知道全日本最早的一家西餐馆“自游亭”就开在长崎。这是因为当年有日本厨师在出岛的荷兰商馆帮忙，学会了西餐制作。当时一个名叫野田吉吉的人，在1863年率先开出了第一家简化的西餐馆(那时肉食禁令尚未正式解除)，如今这幢被改良过的房子如同圣物一般建在了格拉瓦花园，供人膜拜。日本人对待西洋的态度，似乎一直与国人有些不同。

一周数字

57人

南非警方11日公布的最新犯罪数据显示，2017年4月至2018年3月，南非有超过2万人死于谋杀，平均每天57人被谋杀，比上年同期增加了6.9%。这些被谋杀者中，近4000人为妇女和儿童。

2.2亿韩元

韩国最大搜索引擎和门户网站NAVER旗下NAVER网络漫画11日发布财务数据，显示NAVER网络漫画签约漫画家的人均年收入约2.2亿韩元(约合134万元人民币)。除基本稿费外，作者还能借收费阅读、广告收益和版权收入获得额外收入。即使工作不满一年的新人作者，人均年收入也能达到约9900万韩元(60万元人民币)。